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五十二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衛元咺構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穀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衛侯與元

晅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晅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

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

京師也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左傳三十年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公子

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史記晉欲假道于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救宋徵師于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鴆衛成公成公私于周主鴆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史載事莽莽多舛經云殺元咺及公子瑕此言奔非矣

國語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

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于僖公曰夫衛君殆無辠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

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説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自是晉聘于魯加于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左傳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衛成公

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世本成公徙濮陽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来繼舊

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楚衛新昏而晉文公欲覇侵曹伐衛以致楚師衛成

公懼其無禮且不假道也越在襄牛尋復適楚奔走

不遑寧處故叔武攝位元咺奉以受盟而成公得反

國焉叔武之賢也讓位不獲蒙難赴盟元咺之忠也

殺子不顧卒安社稷衛雖多難賴二子繾綣内外庶

幾克協衛尚可無事也成何不信反覆懐疑宛濮之

口血未乾輒先期以入叔武被殺左氏曰歂犬射而殺之非公意也公羊氏曰公怒武之篡也晅諫不聽而殺之叔武之死雖莫可定要以訴言入則子角先死瀆盟違期中懷虞詐歂犬一矢不可謂非成公之志也雖然骨肉肇難罪誠在公君臣構訟罪又將在晅矣晋人不察為臣執君天王曰君臣無獄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晋猶不聽而寘諸深室晅則歸而易君斯舉也嘻已甚矣薄酖不死醫亦不誅納賂復國竟

殺子瑕曽幾何時而衛之兄弟君臣數相夷也昔齊桓之覇也存三亡國今晉文一戰而曹衛之君幾不保其社稷是以罪晉者曰衛之亂也文公為之内難方息而外廹彊狄遷國圖存實甯子之長慮非曰子得吉卜遂棄先君之終焉允臧者也或曰甯武子之事君也先無道而後有道彼元咺之獄三載而弭嗣是以來國家無事無道短而有道長若是乎賢者之有益于人國也

繹史卷五十二

繹史卷五十三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魯柳下惠之賢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

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國語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于展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

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己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
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
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
佞不能事疆埸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敝邑之野敢
犒輿師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
則不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
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
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

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還

說苑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于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于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于齊縱不解于齊

兵終不愈益攻于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
下惠來入門袪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君所謂饑
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甞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
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
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
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
郭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
先人出周封于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于齊相與出周

南門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刲羊矣臣之君固以刲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吕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君請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于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

所難也于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

春秋繁露昔者魯君問于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于仁人也此何為至于我

國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

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脩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邪

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

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列女傳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妻曰無乃瀆乎柳下

惠曰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汙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

字風俗通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 符子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何也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蹠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 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其事未聞

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

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毛詩傳昔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亦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屋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于旦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矣○按此與家語異

魯國之無治也世卿枋政而公室不張臧孫蔽賢而展禽伏處于下位屬有疆場之事則談言可以却彊

敵要信足以孚鄰國亦唯柳下惠是問彼肉食者安
往乎故惠之三黜不足以損惠之聖而魯不用惠非
惠之不幸是魯之不幸也嗚呼

繹史卷五十三